關西問答

陽西問荅錄

夫人丁未秋寓居西徼翌年戊申六月十八日爲夫人下世夫人聞訃於數千里外用遺衣服設位朝夕朔望奠極其誠敬泣血踰期柴毁日深余仁[illegible]侍側而[illegible]不得供職慰悅只切悶泣而已

一日仁受論語于大人因問陰陽之理且男女各異[illegible]陽乎大人曰水陰根陽故內明而外暗火陽根陰故外明而內暗男陽在背而陰在腹故浮水死者腹下而背上女陰在背而陽在腹故背下而腹上云仁始解其理

大人問曰汝以來時見曹植乎仁對曰忙未得見也又

曰祖之葬其母不用外槨而用蜃灰云然耶對曰然夫人曰夫天下之物莫不有消盡者只有土石不消古人用石灰者蓋得土而粘得沙而堅歲久如石故不用他物且不用外槨家禮雖有此語先王禮法皆有棺槨之制時王之法亦用之豈獨從家禮之語而不用乎又曰吾為慶尚監司時與右兵使金軼同[illegible]向金海[illegible]植聞而非之曰豈可與武夫無識[illegible]人同[illegible]乎金軼乃同時一方之元帥吾安知其人之為惡而至[illegible]不同舟乎

仁問曰古人言唯聖人能用權若非文王孔子而用之

則未免有差然則惟聖人而後能用權乎曰大事則非聖人不然也若嫂溺援之以手者亦權也若必聖人而後可用權道則人見嫂溺而曰我未至聖人之位不可用權而立視乎大凡今之人多行非道而釋之曰此權道也甚非也古人之言乃謂不能立於道而好爲用權則未免有此弊也

仁講解論語衣服飲食之類大人曰聖人亦未嘗不謹於養生衛生之道人若專委於命而不顧衛養之道不可也昔程子曰吾兄弟平生未嘗揀擇衣服飲食云衣服飲食固不可擇昔宋王文正公亦不揀擇飲食其家

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云此則太緩恐非中庸之道也仐言古人之事大人曰昔晉溫嶠行見深潭以犀角燃火燭之水中奇恠之物無不照見其夜水中之恠夢見我等無所遁形如有乞哀之狀溫嶠即燒其犀云[illegible]以明照物物必忌之

仐問曰不忠信而為君子者有諸大人曰豈有君子而不忠信者乎又問曰敬與誠孰重意以謂誠實者似乎易學至於持敬則積累之多學者難以驟至也曰誠者

純一不息之謂也誠之爲名至大豈有誠而不敬者乎持敬之功已熟則久而誠矣又問曰有未持敬而爲君子者乎曰雖未持敬天質粹美者有自然不作惡事也仁曰然則其爲人也可謂君子也然而不由持敬則無奈終不可以入聖人之道歟大人曰然昔金公安國與我同入宗廟其初入班列時莊敬嚴肅儼而顧而與人論文是不敬也由是觀之此人博學而少存養之功也仁一日講學大人曰古人論爲己爲人之學曰若自謂分職而爲之則雖錢穀甲兵之事皆爲己也若有意而爲之則雖刲股廬墓亦爲人也此言最親切又曰人不

可以不知醫也知醫亦窮理之事也
又問割不正不食割遂方正而後食則有餅有果或不
方正者可不食乎大人曰餅有不方者其體本然也又
問曰立必正方者長者若立方隅則何如曰正方則獨
立時也長者立則向長者立可也又問曰神道以西為
首若神坐向北則何如曰神道尚右東西南北皆尚右
也凡道也者隨時處中可也若子莫執中則何所用之
乎宋王文正入朝還出時帶脫落文正若不知不顧而
出帝令持給之文張詠鎮蜀郡行軍時軍中有呼萬歲
之聲張詠亦自下馬西北向呼萬歲軍中乃止此倉卒

應變之甚善也

仁問曰今之祭時油果排牀內行則短而小外行則長而大是爲人之觀瞻也大人曰牀之體本然也安有爲病

仁曰今之設牀排者先布紅袱於牀上而後布袱必垂其隅於牀前面無奈非正乎曰此俗人之誤也非禮法也又曰金安國卒其斂襲時殷子衾不正布而以四隅斜布而裹之此甚有所恨也此人志道而又爲不正之事其於死喪之際有如是之事哉

仁問曰寧死不失信於民云果有與人爲約而不失信而必死則從信而死乎大人曰何其然哉昔尾生與女

子有約於柱下女子不來大水忽至意爲不失信抱柱而死固之甚者也信有大小張巡許遠與民以死守城爲約而寧死終不失信是則可也大人者不必從信而惟義所從也守小信而害大義則豈足爲道乎且戒仁曰書不可貪讀程子云未讀論語前便是此等人既讀論語後亦便是此等人則終無所爲也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仁讀書所適有老子冊大人曰老子每以卑下自處爲言曰江海居百谷之下故百谷之水流入而成其大云其意以諭自卑者人高之也大抵老子之言合於養生

之道然絶聖棄智絶仁棄義等語悖戾莫甚且老子曰大惡忘於心云若然則雖君父之讎不報也孔子曰以直報惡此不必忘大惡也且五行各有報讎其理甚妙也

仁問毋友不如己者則聖人終無友乎大人曰若友不如己則非徒無益反有所損故古人或有尚友千古者又曰知人甚難又曰聖賢當自卑遜雖不友不如己者亦不敢慢人仁又問曰爲國死者宰相黎民有間乎曰爲大臣則國亾身無獨存之義若閭民則隱居耕田雖不死亦可也昔魏王裒爲其父死於非命及晋得天下

衰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之意宋謝疊山宋亾亦隱居不出元聞其名招之令州郡送上疊山貽書州郡請爲大元閒民使得全軀命於大元何損州郡不聽送之京師中途不食而死若置之閒民則彼必不死矣乍曰天下之民莫非王臣既爲其民則安有不臣之理乎曰昔殷亾箕子有不臣之志入於我國武王因而封之自古有此義

十四日乙卯明朝將行望祭大人命乍供祭饌悲哀嘆息見於辭色乃曰昔孟子曰五十而慕父母予於大舜見之此言似乎未盡五十而慕父母之情豈必大舜而

後有之乎且問曰曹植已除喪乎仁曰已除矣曰其行大小祥祭及葬時饋賓客酒乎仁曰未知也曰凡臨喪飲酒非禮程子亦於葬時有客欲飲酒門人告之程子曰勿陷人於惡臨喪饋酒非禮也然當今習俗皆饋酒若尊客冒夜而來則出外饋之但可不至於亂也

大人曰汝讀杜詩盡乎仁曰只讀三四卷二三過也曰師習乎仁曰未也仁得飜譯解見之矣曰觀詩無所施用雖作詩奇麗尚何用乎以學詩之力莫如學醫仁曰古人觀詩以興起善心云非謂後世之詩乎曰學者先讀四書及見詩傳則可以感發其善心也今者不讀聖

人之書先學詞章其可乎古人亦有觀詩者力有餘也
亻讀大學大人問大學言省察而不言存養何如亻曰
未詳知矣曰心不在焉一節乃存養也雖不言存養之
方朱子釋以敬以直之之言是也
亻讀中庸問位天地育萬物不得位者猶能之乎大人
曰在一身則耳目口鼻至於四肢百體各得其宜一身
安妥可見位育之功效在一家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
各盡其職上下和睦可見位育之功效至於國天下亦
不外此亻又問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之義曰昔晉太
子申生其父欲殺不自逃避而自就於死以彰父惡是

能蹈白刃而不能於中庸也屈原之忠自投於死先儒
議以爲過也若雍姬則其夫欲殺其父若言於其父則
夫死不言則父死其處置至難先儒論之亦不言其可
否意以謂哀乞其夫夫若不聽則先自就死似乎宜當也
大人曰邵子平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可謂知樂
者也仁曰使邵子若置如此窮困之地則亦無憂戚之
容乎曰雖安土樂天亦豈無憾慨之情乎然而無父母之
戀且無疾病之患亦可以樂而忘憂也安有戚戚之容乎
二十四日冬至朝大人行祭有悲摧哀戚之色終日不
改仁問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外君子居患難不欲求去

乎曰汝之學固矣君子居患難之中可以安土樂天則有之豈無求去之心乎文王之居羑里孔子之厄陳蔡亦樂天俟命而已豈欲長在患難中乎

乍問曰割不正不食若飢而至於病猶且不食之乎大人曰若是其固乎聖人雖安於正若飢而病則食之何害若在至尊之前亦不可以不正不食也沽酒市脯雖白不食若至於朋友之家沽酒而飲之不飲則豈其人情乎

仁讀中庸問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何謂也對夫婦之間戲押非其禮也必也對夫婦若對賓客乎大人曰大抵夫婦有別也亂常敗倫之事皆自男女始當今之時

婚姻之際不行親迎之禮其不正甚矣本源不正故其流之弊多有亂常敗倫之事

仁問程子孀婦寧餓死不再嫁之論何如曰爲婦之道當如是也不必天下之女皆如是餓死也當今之時士族之人雖微門薄族少年無子新寡而不再嫁者亦爲未安爲父母者則當聽其言問其志若願以死守節者則許之不然者則再嫁可也天下之女安可皆以貞烈待之乎

仁問曰古人言隱惡而揚善又曰如惡惡臭又曰惟仁人能惡人何謂也大人曰君子之心人有善則揚之有

惡則隱之雖有惡惡之心不必揚之也古人言聞人之惡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言也仁曰苟有亂常敗倫之人而人皆不言則惡人無所懲戒益加縱恣無忌也曰一鄉爲留鄉之任則當以正風俗一國爲諫官則當以糾正百官皆以言爲職也仁曰大臣臺諫之任有異乎曰有同有異陳善閉邪則無以異也昔宋仁宗時張士遜爲宰相范仲淹以事劾之坐免其後張士遜復爲宰相仁宗問曰范仲淹向也上疏以朕當廢立云朕欲罪仲淹何如士遜曰仲淹所爲如是則當加之重罪但其疏陛下親覽之乎仁宗曰朕聞人之言未之

見也士遜曰然則陛下聞人言而安用加人重罪乎仁宗曰朕欲加以輕罪士遜曰罪之則當加重罪也若陛下不親見其疏則不可罪也仁宗乃觧之士遜曰陛下既觧之舍之而仲淹若聞此言則必心有未安也仲淹今在外任陛下當遷之內職則仲淹之心自安矣仁宗遂除京職士遜無他賢能而有如此之義可謂忠矣今之人若聞人之過失則略無容恕必播而傳之曾不及士遜遠矣

仁問曰識心見性不恃學多聞而能致其功乎大人曰識心見性何謂也仁曰識心之體見性之源也曰先儒

亦有爲是言者徒知守心性之理不致思於天下萬物則是自守而已無用於世也〻曰天下萬物之理在吾之一心卽物觀理隨事度宜則何所不用乎曰此則堯舜生知之事也舜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無異於深山之野人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惟生知之聖能如是也若學者則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也〻又問曰士欲揚名於後世則非爲己者乎曰學者當行其所當行而已安有求名乎張子曰有所爲而爲之則非爲己也此言深切大人曰何如能揚名於後世乎〻對曰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也夫

人曰聖人亦欲揚名乎對曰其義安敢知乎蓋立身行道則自然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也此言其孝之終也非為言其揚名也

三十日大人明日將行朔祭有悲思歎息之容倍於平日翌日丙申質明行奠鄭瞰來見夕仁問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處兄弟怡怡如也朋友切切偲偲皆隨時變易發見於外也若對妻子如對賓客似乎太嚴何如大人曰對夫婦有如對賓客之語豈有父子間如賓客乎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妻子當主於和好也

大人曰人心道心之別何如仁對曰人心耳目口鼻之欲也道心仁義禮智之發也曰耳目口鼻之欲是私欲乎仁對曰人心固不可無但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耳目口鼻之欲合乎天理者也仁問曰志於道志於仁有異乎曰志於道則初學之事也若仁則遏人欲存天理也仁曰遏人欲存天理固仁者之事也若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手容恭足容重非仁者之事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仁之目也又曰言之易行之難

仁問曰父名石終身不履石何如曰此孝子見之自然

心動者也不必爲後世法也
仁患吐血大人命嚼蘇合元温酒而下之仁曰幸而暫
吐不須藥也大人曰諱疾甚不是病之少發卽當治之
且曰汝有病如是而何以不學醫乎汝意必以謂死生
有命不必醫藥一以委命也殊不知醫藥者聖人所劑。
若有疾而不知以醫藥治之則豈無夭折者乎若服仙
藥欲學長生之術則程子所謂天地間一大賊也君子
固不爲之若服藥愼疾則此聖人衛生之道也子之所
愼齊戰疾孔子不服康子之藥沽酒市脯不食邵康節
亦冬夏不出其詩頗有服藥之語古之聖賢知天知命

未有加之者而養衛之道益為嚴密且忠臣孝子雖值運窮衰老之極當極力治補欲扶持於須臾之間蓋延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節也豈有一以委命而不顧者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不可不慎也仁曰仁安敢詐其是非而故不學醫乎仁情鈍善忘見之而不記故切欲學之而未能也

仁問曰曾子啓予手啓予足者恐虧其身體而言乎大人曰然身體猶不可虧況窮其所欲不能保養以至於亡身者乎且曰昔寇準少好田獵母夫人以衡錘打其足足傷而流血其後母夫人卒準為宰相時見傷痕悲

慕益功

大人曰余少時勤而好學將欲博覽諸書二十歲後有喘急證若作聲讀書則咽塞不能出聲故覽之而已呼人亦不高聲高聲則窒塞不通不知其由問於醫醫皆不能知也仁曰聲出於肺乎大人曰然氣亦主於肺

仁問曰容貌辭氣可以知人輕重厚薄乎曰然仁曰君子之容貌辭氣徐遲何如曰君子心存而不放故其出辭氣也徐遲仁曰比若水洪而淵深則其流必徐而靜小而淺則必急而有喧大人曰然仁曰當戰陣則不可徐緩曰在戰陣主嚴厲亦可從容處之也

十月十日戌時雷鳴於西南方大人曰冬月雷鳴可恠也仁曰雷何以鳴乎曰陰包陽陽氣在內而不出奮擊而發也仁曰冬月則何如曰陽在地中不宜發也且曰余昔為仁同縣監時因事自寧海向清河至中路雷聲大作天地晦昧雨如傾波窘迫至院主家出炬火使下人持雨傘執炬火而行觀海上大火踊躍上下於天地間照耀海中盡為紅濤其壯莫甚焉仁曰雷電擊人物諺曰有意而擊之然乎曰雷發而轉偶然擊之恐非有意也仁曰一草一木之榮悴無非命數之自然也豈有無意而為之者乎曰近聞雷震者甚多且多震於野人

蓋雷發而轉於虛處偶然逢物而震之也又曰昔 成宗朝雷震於勤政殿棟時任士弘爲嘉善臺諫累日論啓未蒙允許 成宗驚懼召入宗宰百官各言其由有曰方今用小人故天之警責如是也 匕曰奪士弘之嘉善何難之有遂遞之

一日論至易辭 仁曰聖人之言惟義所從命不足道也云然則卜筮之事不足論也曰聖人非獨爲身也使天下之人預知吉凶避凶趨吉也 仁曰義在凶則不可以凶而避之不義在吉則不可以吉而爲之也曰聖人之作易爲君子也不爲小人謀也小人之爲惡事而卜其

吉凶者非易之意也

仁問曰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何謂一朝之患曰一朝之患不意之患也仁曰聰明睿智聖凡固有禀受之等也若心則舜與我無一毫之加減也而用心不及於聖人者何為歟大人曰勝私窒欲則爲聖爲賢不難也

大人曰余少時全未能文初入于漢城府適因疾晩入無所坐之地艱得汚穢之處遂有厭科舉之意不意登第時金慕齋安國爲試官策問災變治道等事余少學治本於道道本於心故以此意爲文章而登第以至於

誤身平生所悔也
十七日大人曰余受 中宗大王厚恩寵渥至重無所
報效方 中宗升遐之時余病重在外慈堂時已昏昧
然初聞 中宗之訃音慟哭曰 大王寵愛吾兒矣至
於十五餘日不食肉 大王大妃亦知余愚忠加罪啓
請時不允至今生存 聖恩極重何以報效乎因嗚咽
泣下
大人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何謂也仁曰深意未可知也
意以謂人能盡人之道則生順死安無所愧於天也非
歟曰顏淵聞道孔子何其惜之慟也仁不能對大人曰

孔子之意以爲人而不可不知道也孝子不毀其身體
身也者父母之遺體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歟不能敬
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亾也
若旣以謂聞道而不能愛惜其身則是逆天悖理何足
爲道乎
大人曰汝所宿處狹隘奴子出入甚難汝出宿于外房
可也仁曰千里來投尚誰爲乎若離側而寢則豈可安
心乎曰非一二日也且大人曰制欲莫急於好色春秋
楚王滅息國取息夫人寵愛特殊而其夫人十年不言
王問之夫人曰亾國之人豈有所悅而言乎世人因以

爲詩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以色敗家亡身至於亡國者自古有之

大人曰好仁惡不仁意以爲一事今見之好仁者如明道顔子惡不仁者如伊川孟子看書不可不詳仁曰程子仁者以天地之心爲心此言最切曰程子又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言誤見則無別於兼愛也仁曰此必以天地萬物之心爲吾之心欲使萬物各得其所也曰雖爲吾之體亦有差等也

大人曰夢兆有可驗時吾年二十三歲與舅氏孫李璥

赴別試上京同宿于水回里我夢有人持染帛來贈云雞川君所持旗盡破必改造我明年果登第（雞川君即先生外王父諱昭也）

大人曰昔唐陸贄賢相也廉潔不受饋遺德宗知之曰若全不受藩鎮情意不接鞭靴之屬受之可也贄曰若小物受則大物必進也云（仁）曰當權宰相雖不受大物若魚肉之屬受之何如曰若雉魚之類誰能不受但古人以卷首及門爲恥

大人曰若飮水快飮則傷也凡事快則不可言快則必有後悔又曰仁之道至大聖賢千言萬語不過誨人求

仁之方也仁曰人能無物我之心亦可以爲人矣

二十日聞滿浦僉使金公詢乃同鄉人病重大人曰名譽甚不好造物皆欲害之此人亦多名譽甚可慮也

仁問曰時俗忌日合祭者妣於禮不合何如曰禮循人情合祭父母原其情則不甚乖也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然觀其禮則只設一位似乎宜當

仁曰學者之爲學能制私勝欲制底人易爲若持敬無一息之間斷非積累之功難能也曰孟子心勿忘勿助長此言甚切拘迫之敬難以爲久也

大人曰汝須讀論孟可也若不知四書則何以爲言乎

子問言忠信行篤敬可謂君子乎大人曰可謂君子也
然不能好學則徒有好善之心終不能成德矣
大人曰余昔沉滯七年初爲校理又有 有旨將上京
時鄉人餞之於野堂老親有不樂之志遂吟一絶曰行
路遲遲更少留依依烟景舊林丘寄言猿鶴休驚怨援
綬還山未白頭旣得恩遇不能忘世以至于此
大人曰平好之時知人甚難必經困窮之時可知其忠
信者古人云施惠於不報之人興哀於無用之地且趙
世英曰昔劉安世被謫自警云吾以不肖不能終孝於
母當以此身不可不愼保身之道莫如無欲

關西問答錄

附錄獻進修八規疏

草野臣李全仁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聞易曰天道下際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盖天尊地卑高下懸絶而其氣上下相交而後能成化育之功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古之聖王體天德順天道雖處崇高之位常存恤民之志猶恐下情壅蔽而不達德澤有所不施故通言必察芻蕘必採能通天下之情終成於變之治也臣猥以賤微濫陳所懷仰干

宸嚴敢冒逾分之罪難逃僭妄之誅秪念君臣之義實猶父子之親忠孝之心同得於天初無欠缺故古之懷

忠抱義之士雖處草澤之中憂時向國之念如在帷幄之側時有感慨之情或至涕泣而不收者非有所爲而然也至誠惻怛之心發於天性之眞而不能自已也臣之所陳亦出於懇迫誠悃之至伏惟 聖明憐其情而少加恕焉臣伏聞 殿下以上聖之資承列聖之緖宵衣旰食勵政圖治褒淸白舉遺逸賑窮民哀惸獨遇災異之譴盡修省之道每下懇惻之 旨欲聞忠讜之論敬天勤民之意無所不至環海之間含生之類霑被聖澤莫不歡欣治效日久儒風復振野無遺賢嘉言罔攸伏士之潛光遁迹蘊櫝而懷寶者皆願輸忠獻謨以

賛　聖切之毫末臣身雖微賤亦有秉彜之性幸生
聖代豈獨無獻芹之微誠乎但以學術鹵莽聞見寡陋
終無以一陳肝肺以新　聖德祗念臣父某所撰進
修之規疑亦有裨於治道故今乃冒萬死獻進惟
殿下採擇焉臣父平生忠國一念歷變履險無時間斷
不以榮寵而有加不以貶黜而有損遭遇　中廟鑿
竭心懷知無不言嘗獻之以一綱十目之疏　中廟
稱之曰言論剛正雖真德秀亦無以加此卽命傳寫三
度以示　東宮及外朝賜書褒奬　眷遇益重息數非
常臣父未效涓埃之補遽遭　鼎湖之痛攀號莫及常

懷罔極之恨及 殿下嗣服臣父首忝講席伏覩
聖質英明 天音明朗不覺喜淚交頤思欲竭忠貞
之節盡輔翼之道致 聖明於堯舜期至治於唐虞
不幸病母年垂八十遠在南涯丙午春臣父受假歸省
奄奄氣息朝不保夕切迫之情不忍遠離具狀陳情願
乞留養三被 温旨未蒙 允許其年秋母病稍蘇將
詣 闕謝 恩而反有物議褫罷其職明年秋再承
恩譴投竄西鄙白首窮涯丹心彌切每値 求言之旨
伏見罪己之敎臣父自嘆 聖明如此千載一會負
罪嬰釁假息荒城展抱陳悃終不得一徹於 君父耶

於是乃取易經進德修業之義衍爲八條名之曰進修
八規又八規之外別有一條者臣父追聞 二聖上誕
生元嗣又撰養國本之條以係於後繕寫已具將欲獻
進而 天門阻隔展達無由齎志隕沒而其書獨存
言簡而指遠辭約而理備帝王存心出治之要蓋亦不
外於此萬幾之暇幸 賜省覽深玩而體察焉則其於
日新之功未必無絲毫之補矣白首舊臣報 國之志
瀕死不泯及其臨死言不及家事惟曰余受 三朝厚
恩寵渥如山稱效寂蔑投棄絕徼理固宜然特賴
聖慈寬仁明恕七載邊荒永保天年 聖恩莫量粉骨

難酬念余平昔所撰進修之規庶幾有助於 聖學
若能獻進倘蒙 採取吾死無憾古人亦有臨死而遺
表者即此吾意也緒言纔終神魂已閉臣日夜悲號扶
櫬千里寢藉氷雪素嬰偏枯之疾難轉寸步之地遠伏
海隅天路邈邈叫號無門迄未陳獻上負 明主請
聞讜議之誠下負臣父臨死補袞之志恐使泉壤之下
永抱無窮之恨常瞻北辰懷痛窮天今者臣伏聞 主上
聖德日博恢廓之道與天同大懼刑政之或差憐縲塞
之無告原赦罪累咸得自新滌垢磨瑕與之更始生息
適洽和氣遠溢神人俱歡率土同慶當此之際 聖明

之盛時千載難逢臣由是力疾削創於官道獻此臣父
所撰之辭不避鈇鑕之誅以冀乙夜之 覽伏惟
殿下哀矜而垂察焉臣無任惻怛惶懼懇迫之至謹昧
死以 聞

謝 恩疏

草野臣李全仁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父彥迪遭遇 中廟謬蒙 天眷罄竭
忠謨輒承 嘉奬其言未施 鼎湖慟迫及 明
廟即祚職忝 經席期展所抱而爍於讒舌竟死遐裔
覊魂抱恨永隔泉壤宿草荒墳霜露凄楚孤忠泯沒意

絶陳表安知今者 大明中天洞照無私妖氛銷盡蕩
滌羣冤 恩浹幽明慶溢區海擢拔擯斥俱合輿情鴻
儒碩德日侍 經幄及 聞臣父忠正無他一心
王室則 天聽下傾惻然感動卽 命復其舊爵
又 令本道觀察使搜獻遺文以爲矜式 哀憐窮
寡 賜以歲廩今復 贈以大官特 賜恩典臣伏聽
教旨曰學爲睎顔志則惟尹恨不同時獲其輔益惟此
數 教出於懇惻臣父九泉之䰟亦應感泣臣不勝感
激悲愴涕淚之至臣歷考前史自三代之後雖或有願
治之君思得同德之臣不啻飢渴而罕相得焉雖或有

經濟之才欲盡輔導之忠而或迫於權奸困於讒説至
於貶斥淪沒而不得伸故雍熙之治終不得見於後世
豈不惜哉臣竊念天道好環無往不復當今 殿下以
天賦上聖之資入纘 大統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 濬哲文明同符大舜而
大舜三十登庸豈如 殿下冲年嗣服其 聖德已至於
此乎明良相遇千載一期此正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
日也臣竊哀臣父若得中壽庶及今日七載窮涯若茲
氷雪終未得盡其年數以及 聖世之際會臣以此
常懷昊天之痛長垂徹泉之涙每荷 新恩摧慟悲號

實倍前昔秪念 臣父身雖已歿其書尚存其愛君
國之誠豈以存歿而有間哉其書之可取與否臣未敢
知而其輔導 聖學之要盖亦粗備矣伏願 殿下
研窮經傳之餘時 賜省覽參玩而致思焉則其緝
熙之功未必無涓埃之補矣臣父平生之學只有一箇
誠而已惟 殿下嘉其誠而納其言納其言而行其
事則臣父其身雖死與生無異豈止一篇之書傳播於
世乎惟 聖明採擇焉臣父歷事 三朝其所陳獻每
引堯舜之道臣伏念堯舜之道巍巍蕩蕩千古莫及而
求其心法則不過精一執中而已恭惟 殿下有堯舜

之寶而承　三聖之緒誠能繼　三聖之遺旨體堯舜之心法推堯舜之道而致於變之化則　三聖未行之志乃大行於　殿下之日而繼志述事之孝無過於此也臣父平生惓惓至於貶黜抵死不已之誠於斯亦遂矣惟　聖明留神焉臣草莽愚賤濫　進荒疏仰塵睿聽極知非分但臣曾從臣父備經艱患幸逢　聖代上承　曠蕩之恩下霑泉壤之寃破腦刳心萬死難謝玆以不避鈇鑕敢竭鄙悰伏惟　殿下哀矜而垂察焉臣身纏癈疾未得躬詣　闕下稽顙陳　謝無任怵惕惶恐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嘗恠伯魚不學詩禮於夫子朱受之遠從呂正字學是何生於聖賢之家不篤於問學反從人爲師乎潛溪公潛溪全仁別號從先生於關西夜則侍寢晝則在旁一言一動必記之一疑一惑必問之非徒潛溪有日進之益先生亦有起余之喜則一父一師恩義兩盡當日一堂之樂蓋有深於伯魚受之之所得者乎壬辰七月避亂山中請源字後袖出此錄而示之讀之歎服深愧求見之晚也嗚呼異聞嘉訓當不止此而不幸有事故爲先生所禁而止痛哉若夫潛溪至孝之性好學之心非我拙筆所可發揮姑書之以俟後之人萬曆壬辰仲冬十五日進

士孫曄謹書

上盧相國書

草莽布衣李浚李淳等謹齋沐獻言于右議政台座之下伏以天下之理無窮雖聖人有所不能盡者故或前聖之所未發者有後聖發之者前賢之所未言者有後賢言之者若後聖以前聖之所未發者爲讓而不肯發之後賢以前賢之所未言者爲嫌而不肯言之則斯道無由而明斯教無由而立矣昔河南程氏兩夫子出上接洙泗久絶之學乃始尊信大學表章而發揮之朱夫子又本程子之意著爲章句以盡其義而至於更定錯簡之際則有異於程子之所見者

豈其學有高下淺深哉皆所以明道而立教也自朱子更定錯誤之後一篇之中綱條粲然爲學者知所務而爲治者知所本其有功於斯道也至大罔無以加矣但格物致知在初學最爲用功之地而未得其本文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雖其發明窮理之要亦甚明備然聖經賢傳不能無斷缺辭義未完後之學者不得見全書此真千古之遺憾也我先祖被竄七年閉門省愆之暇惟潛心於聖賢之學乃就大學一部之書晝夜硏究反覆叅玩至於格致補亡之章未嘗不廢卷長歎頻欲改定之際側聞中朝大儒得其

聞文於篇中欲得見其說而絶域窮涯書籍罕到玆
以來得見董氏及王魯齋二公更定之說而於是益
用研索乃以己意取經文中二節以爲格致之傳又
以聽訟章置之經文之下今以二公之所更定者憑
考焉則魯齋只還知止一章于聽訟之上而物有本
末一節則不取焉其取舍之中無乃有疎漏之病歟
董氏首之以知止次之以物有本末而聽訟章則不
移焉其次第之間無乃有舛錯之患歟若然則二公
更定之意似與先祖之所更定者實有所不同者矣
先祖首之以物有本末是格致之功也次之以知止

是物格知止之效也其效功之次第可謂詳盡矣非如魯齋之疎漏而董氏之舛錯也至於以聽訟章爲經文之結語則實二公之所未及究者而先祖獨得之見暗合於程子之所見者也向者適得見權陽村入學圖說以董氏之言爲未安而論之甚力近又見退溪先生論補亡章之書乃辨諸儒之說而又以謂先祖亦移聽訟章並入於格致之傳伏念先祖未曾以聽訟章爲格致之傳而退溪先生之論若此者何耶是緣先生初年未得見先祖更定之書而偶聞人之誤傳便有此論也退溪先生學問之正與先祖之

學同源而共脉豈其所見有不同之理乎是以先生晩得見先祖更定之書然後沉潜玩繹翻然悔悟而服其用意之深所見之卓欲作一書以發明前日傳聞之誤而奄遭梁木之壞此乃斯文之不幸而後等之无所以恒懐不憖遺之恐也 後等蒙闇庸愚未識爲學之方尚何能窺前賢議論之涯涘而辨同異較是非於其間耶然而陽村之論不能無可疑之端故敢冒僭逾之罪以求正於左右而欲袪愚惑之心也竊究陽村之論其所謂格物爲窮理之事於此兩節文勢可尋而知之此則陽村之至論也而其所謂起

兩節不應爲格致之傳則可謂過矣程李固嘗以此兩節爲格致之意明備矣而但其知止云者屬於止至善之下故意其爲經文而不敢移易也陽村徒見先儒之不敢移易亦欲效之而乃發爲牽合固執之說是無異於膠柱而鼓瑟者也夫鼓瑟之妙者必移其柱諧其絃而後鼓之故其音鏗然和暢而協於六律也若膠其柱漫其絃而望其音之和暢而協於六律則雖竭其奇巧其不能必矣今此兩節之文若在於三綱領之下八條目之上則似無緊切之意味而移之爲格致之傳則辭足義明無欠於經文而有補

於傳義矣陽村之便欲以此兩節爲三綱領之工效與結語而乃謂不應爲格致之傳者顧非膠柱而鼓瑟者乎夫三綱領之工效雖非此知止之節未嘗爲欠也蓋誠正脩明明德之效齊治平新民之效而止至善則兼二者而無所不在三綱領之工效可謂極備矣何待諸以知止能得爲明明德新民得止於至善之效而後三綱領之工效爲不欠也哉若纔說三綱領而未及言八條目之前獨釋止至善之義以爲明明德新民之效而又遽有結語於八條目之上則其序不亦舛乎安有工夫工效相間言之而又各有

結語之理乎首之以三綱領而繼之以八條目則文理接續血脉貫通真如天造地設鎔鑄而成未見其語意之急促而理趣之濶畧也至於傳之諸例則必先言真功而後及其效或有只言病處令人自知用功處者多矣固未有不言其功而遽及其效者也此格致之傳若首之以物有本末次之以知止能得則其效工之序順且備矣而董氏之見不能出此乃以知止為首以物有本末為次其於效工之序固已違矣惟此物有本末一節之中格物之功致知之方明白無蘊矣而董氏之次序既舛故雖以陽村識見之

高尚未覺其物有本末之可冠於知止之上而疑於知止之上又别有闕文况初學之士則豈能知用功之地哉是其次序之間所差者雖若微小而致後學之疑誤如此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此兩節之義其詳則在於先祖之書今姑請陳其畧夫天下萬物莫不有本末先後窮其本末始終之理者乃格物之功也知其先後緩急之序者是致知之方也物有事有之有字實事物之淵源知所先後之知字乃適道之門户誠能窮至事物之淵源得入適道之門户則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

之所在矣既知至善之所在則定而能靜安而能慮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此乃物格而知止之效也故結之曰此謂知之至也其辭雖約而其義之所包者甚廣固不可一句一字之添減於其間也程朱所言格致之方雖千言萬語皆本此意而不出此範圍之內矣然而或以謂此兩節之內未見有釋格致之義其義則未可測也大抵格物而致知者欲知至善之所在也苟非有格致之功安能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乎由是觀之知至善之所在而欲止於可止之地與窮事物之理而欲到其極處者實是一

嘖之事而今却岐而爲两件工夫故諸說有如此之異也且董氏既以物有本末移爲格致之傳而不處聽訟章陽村之以聽訟章之無所着落爲慮也不亦然乎魯齋以聽訟章並爲格致之傳而反遺物有本末後賢之以聽訟章之不關於格致爲疑也不亦宜乎是皆不究曾子著經之本意故未悟聽訟章之當在於經文之下也蓋曾子既以孔子之意述此經文故於其章末又引孔子之言以證之而結之以知本二字此誠慮學者於此不知其本之所在而徒事於末則其於修己治人之道並失其厚薄輕重之倫或

不脩其身而欲齊其家者有之矣或不齊其家而欲
治其國者有之矣不知其本之害必至於如此故特
擧知本二字而結之也聖賢之慮後可謂深矣或以
謂綱目之中雖無本末之云此二字旣見於經文結
語不可不立傳而釋之此則尤恐其不然也夫此書
立言之法首言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以爲一篇之綱領
次言八條目以明三綱領之義又爲傳義以發揮三
綱領八條目之意若於其間別爲傳義以釋經文結
語本末之意則不亦贅乎今此聽訟一節置於傳三
章之後以爲本末之傳則與上下文義都不相屬故

程子進而置之經文之下可謂得曾子之本意而其
處之也審矣凡先祖更定之書實本程朱之意而盡
發其所未發之蘊程朱氏復起必應有取於斯矣然
而近來或有疑更定之事而其論有異者是無乃執
陽村之議聞退溪先生前日之論而然耶不然則是
必聞中朝之士或有排魯齋之說而疑董氏之言者
而然也竊念魯齋固未免踈漏之病而董氏亦既有
舛錯之患中朝之士所以有疑議者豈無所見乎若
吾先祖之書則經文之結語得復其舊而格致之效
工各順其序雖使中朝之士見之豈無契合於其意

而景仰尊信者乎嗚呼斯文不幸退溪先生旣已作古倘非大鑑閣下則其誰知先祖用意之深所見之卓而尊信乎此書之不爲筌蹄之物而今將昭布于斯世者皆閣下之賜也夫閣下之所以景仰先祖而尊信其書者固非有私於先祖而然也正所以明斯道而立斯教也然則閣下扶植斯文之功顧不大乎

浚等伏縮田野仰而思之是必天欲使斯文大明於斯世而闢唐虞熙皞之治故挻生大鑑閣下於我東授之以斯文之責而符合於先祖之所見也天之所以付任於閣下者旣重且大斯道之明與不明皆閣

下之責也退溪先生既已悔悟欲作書發明而未及
焉是必有待於閣下也然則追先祖平生之志而繼
退溪未及之願辨諸說之同異而明格致之要法者
固閣下之事也恭惟大鑑閣下斯文之司命儒林之
宗匠也伏願一揮柔翰作爲序跋之文集衆論而歸
一明大道於斯世而又於　經席進講之際將此剖
析拳拳陳啓使　聖上益做格致誠正之功施之於
齊治之效而斯民得蒙至治之澤則此非後等之私
幸乃斯文萬世之幸也非獨斯文萬世之幸實　宗
社臣民莫大之幸也後等之所望於閣下者深矣閣

下若過爲謙讓而不肯作序跋之文則更向何所而
望更適何處而控乎是空使先祖之書不能昭布于
斯世矣使先祖之書不能昭布于斯世則非徒先祖
之書不能昭布于斯世格致之學亦恐不明於斯世矣
若然則此非凌等之不幸乃斯文之不幸也惟閤下
一擔斡之間斯道之明與不明係焉其所關顧不大
哉所關之大如此則閤下詎忍過爲謙讓而不肯作
序跋之文以明大道於斯世乎欲明大道於斯世者
此非凌等之私望實我東儒林之輿望也儒林之輿
望如此閤下其可不副天之所以付任於閤下之意

乎役薦切欲躬進合爐之下跪敷一得之愚而凄凉
計活行李難辦浹旬之程反如天上之遠徒切景仰
之誠而終無縮地之術西望齎嗟神魂飛越冒威遥
稟不勝惶懼俟罪之至謹此再拜以聞

關西問答錄跋

不佞昔從曹南冥遺集中見其所謂解關西問答者一篇而竊嘗有疑之者退溪先生即我東方之考亭也其推尊晦齋先生不啻若考亭之於兩程而其稱南冥曰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則其所以稱許之者可知矣蓋南冥之於晦齋先生猶伯夷之於夫子而生並一世嘗以道義相砥礪則不應遽爲此等文字以遺於後也明矣仁弘之於南冥猶陸棠之於龜山而殆有甚焉仁弘之詆毁晦退兩先生者極矣而南冥遺集之行出自仁弘之手多有以其意担合而裝點之處則今於此篇中數

改議論爲能無後人之疑也等其所謂闕西問答者不行於世未知其中所論果如何矣不佞又嘗妄以晦齋先生大學章句補遺一篇仍加裒集遂以古今大學改正諸本及格致諸說徵蘇齋盧相國之所以編錄者而分爲兩篇以禮記元本及明道伊川考亭三先生所改正者與董丞相黃慈溪蔡虛齋諸先正之所移易經傳者爲上篇而以晦齋先生補遺終焉以王魯齋宋潛溪方正學都南濠羅整庵王陽明以至我　朝權陽村退溪先生盧蘇齋栗谷先生與不佞先祖考月沙先生諸先正之論格致傳之說爲下篇而以張旅軒之晦齋先

生補遺圖終焉名之曰大學集覽以爲私自誦玩之資懼其近於編著雖不敢出以示人而竊於補遺中以聽訟一節上係於經文之末者實遵伊川程夫子之所改正而退溪先生之與李靜存仲久論補遺書以此一節謂爲格致之傳者殊與補遺本書改定之次序相戾焉退溪先生之於此必不有失於照管而然不佞未究厥由嘗以此就質於先覺而猶未能釋然矣今年秋不佞病伏城東杜門謝客一日有李生弘烈者來自嶺之南紫玉山中踵門而求見不佞不佞與之語惝惝有長者風知其爲大賢之後也李生仍袖出金斯文玄成所書

晦齋先生無極太極說及與忘機堂往復書印本一軸以示不佞繼以關西問答錄一冊請不佞爲跋語而其意甚勤蓋李生卽晦齋先生之玄孫而其曾祖全仁從先生於西徼流竄之所著關西問答其祖浚又以金斯文玄成所書晦齋先生太極諸說受跋文於漢陰白沙西坰象村諸公而不佞先祖考月沙先生亦有所題識於其間者李生以不佞忝爲月沙先生之孫而亦嘗有志於斯乃以此見屬不佞雖愧不敢當而竊喜得見其所謂關西問答者而遂乃卒業焉名以關西問答者猶程門之有入關錄東見錄而然洛閩之門只見其門人

之記未聞有過庭之録者而今於全仁公之於晦齋先
生始見之夫以洛閩髙弟之所記猶未能盡得其師意
伊川程夫子之只許李端伯之師說者誠以此也則今
此所録者旣甚寂寥雖不可謂盡得先生之意而亦無
非講學窮理之要修己治人之方則亦可因此而見先
生之困衡增益於偏荒絶塞之上不敢輊時廢學而其
提撕警誨於父子函丈之間者宛然若伯魚之於夫子
至今百載之下猶可想見而全仁公又嘗出入於退溪
先生之門受其奬勵至有相從於雲山烟水之語則亦
可謂無忝所生而其本録中所論南冥事數條只是父

子問問答之事本無譏貶之意盖見責備之重則縱使南冥而見之想必服膺而加勉之不暇則乃反以觧關西問答一篇作爲文字指摘先生平昔之事有若因此而詆訾於身後者豈南冥之所肯爲也於是而不佞之昔嘗有疑於此者盖信其無疑而問答本録之下又載全仁公之子浚與淳上蘇齋盧相國論大學補遺書一篇其中詳卞退溪先生之當初以聽訟一節錯認爲格致傳之由曰退溪先生初年未得見先祖更定之書偶聞人之誤傳便有此論脫得見先祖更定之書然後沉潛玩繹翻然悔悟服其用意之深所見之卓欲作一書

以明前日傳聞之誤而奄遭梁木之壞此乃斯文之不
幸云而其所援據証引反覆論説者亦頗有脉絡可觀
似不至於大悖先生補遺之本旨於是而不佞之昔嘗
有疑於此者亦覺其頓然氷釋而先生之子若孫乃能
世其業世世無忝者於此而益可見矣不佞因李生而
一朝觧此兩疑則其於此録豈無見晩之歎起予之喜
而然其跋語之託有不可率爾應命者況不佞時有不
安於朝者退屛於郊坰之外而李生又以蹇衛單奚
見訪於廣陵之僑舍申前請不已則其前後丁寧之意
亦有所不可終孤者遂以不佞之觧疑於兩書者綴次

而爲之文以塞其請焉知他日之不能無疑於兩書者抑或因此而渙然釋疑亦不如今日之不侫也否耶昔考亭朱夫子之答劉元城之孫曰苟能誦其言行其行世其家者孰大於是惟李生勉之哉勉之哉仍書此爲關西問答錄跋乙巳孟冬延城後學李端相

重刊關西問答錄跋

始關西問答錄之初入刋也先君子實撰跋文以塞李生弘烈甫之請已五十有餘年矣逦者弘烈甫之孫後聃與其侄鶴年不遠千里來見余小子爲言中間板本見毁今府伯李公禎翊将謀再刻盍更題識以継先

生之所爲乎其言甚切有不可辭者顧方荐遭喪慽未
暇爲役於筆研間謹謝而遣之玆又嵩指相問申前請
益懇且以府伯書來其書云關西錄刋行已久而无先
生跋其篇矣其書宜爲後學之矜式而爲不悅者所忌
至於毁板盖潛溪事親之孝學術之正退溪多有稱許
或者以曺南冥解關西問答一款致疑可慨也况此書
筆之者潛溪而所記皆晦齋先生之言行其可終至於
泯滅乎今毁板者亦知悔悟而多士之議咸歸于一故
方鳩村重刋章書一言於其後使後學有所考信也矣
潛溪即全仁公之號也校本之見毁固未詳其所以然

可駁則甚矣抑令毁之者亦知悔悟則既往勿追又苟
必論哉惟辭關西問荅一篇誠不免不悅者之嗤矣可
謂不幸矣但其文字之刋實出於仁弘之手其不可必
信明矣是以先君子跋文中亦已論及此意若使潛溪
公果一如南冥之言則退溪先生居在近地必無不聞
之理夫豈容而接之奬而與之至有相從於雲山烟水
之語乎其所從違即此而亦可決矣且府伯書所謂華
之者潛溪而所記皆晦齋先生之言行云者其論尤確
人雖欲毁之何可得乎今既士論歸一重刋之後宜不容
以緩府伯此舉其亦知所當務矣噫方先生之謫在江

界也潛溪公旣日夜侍側凡先生一動一靜一言一行靡不審視而詳記之逮先生歿又極其哀慕數千里嶺路卒能無事返櫬至於 明廟末年又上章投進先生所爲進修八規者遂被 嘉奬卽有復官 恩命其至誠篤孝能得感回 天心如此亦豈非學之力也抑先生所論著諸書皆粹然一出於正退溪先生於此固已有定論矣然所謂九經衍義者卽先生謫中所編定而其功於君德治道實無讓於西山之大學衍義余竊不自揆頃敢以臣按諸條編入於東賢奏議中以備乙覽仍請進講原書而蒙賜 開納此書早晩倘得進

講則先生當日頤忠之志庶乎可伸矣仍記昔年余嘗因事一到丕山訪先生舊居而得見行義草本其字畫精密奇妙尤可寶也惜乎今老且病頓安得復至其間挹先生之風閱先生之書以尋墜緒之茫茫乎只南望太息而已余既忝鶴年叔侄前後申請之鄭重又被府伯公勤托遂書此數語以復之仍識余平日所感於中者不知以爲如何時崇禎紀元後九十三年庚子正月日延城後人李喜朝謹書